

書



蘇老泉集舊稱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曰集十五卷  
別集五卷文獻通攷曰嘉祐集十五卷而無別集  
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畧曰老蘇集五卷又嘉祐集  
三十卷今世所行有曰重刻嘉祐集者嘉靖間太  
原守張鏜刻十五卷文多不備有曰重編嘉祐集  
者崇禎十年仁和黃燦黃煒較訂凡二十卷有附  
錄歐陽文忠公張方平墓志銘墓表及曾南豐哀  
辭宋史文苑傳等篇而上張益州一書亦諸本不  
載攷四川志補入今此本曰蘇老泉全集者刻於  
萬曆間較太原本稍備余購得之再以黃氏所刻

互為參訂增入上張益州書一篇并附錄墓志表  
傳於後原與甲戌四月梅花開日鞠莊徐欽手書  
於松風書屋

吳下布衣馬調元曰老泉固子瞻號也嘗見子  
瞻墨蹟其圖書記曰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  
合為一章且歐曾諸大家所為誌銘哀輓詩具  
在有號明允以老泉者乎歐公有稱老蘓以別  
之，向世或緣此相誤耳其說似為可聽然今  
世皆稱老泉矣此不足辨也石林燕語云子瞻  
以東坡其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

蘇老泉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幾策

審勢

審敵

卷之二

權書

權書敘

心術

法制

強弱

攻守

明間

卷之三



權書

孫武

六國

高祖

卷之四

衡論

衡論敘

御將

重遠

卷之五

衡論

養才

議法

田制

卷之六

六經論

易論

樂論

書論

卷之七

子貢

項籍

遠慮

任相

廣士

申法

兵制

禮論

詩論

春秋論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 并引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三方

三州

九部

三家

樸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卷之八

洪範論

洪範論敘

洪範上

洪範中 并圖

一圖指傳之謬

一圖形今之意

洪範下

洪範後敘

卷之九

雜論

史論引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制敵

魯妃論

管仲論

明論

辨姦

三子知聖人汗論

利者義之和論

卷之十

上書

上皇帝書

卷之十一

書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卷之十二

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第一書

上張侍郎第二書 上韓舍人書

卷之十三

書

上韓丞相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上張益州書

卷之十四

譜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亭記

卷之十五

雜文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假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題張儼畫像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賀歐陽樞密啟 謝相府啟

卷之十六

雜詩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載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荅二任

陳景回治園囿 憶山送人

上田侍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荅陳公美 又荅陳公美三首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



蘇老泉全集 目錄  
從叔母楊氏輓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香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一

幾策

審勢

宋眉山蘇洵著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  
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  
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  
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  
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士  
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

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  
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  
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  
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  
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  
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  
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  
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  
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  
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

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  
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  
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  
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  
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  
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  
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  
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  
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  
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

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  
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  
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  
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  
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  
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  
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  
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  
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  
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

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  
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  
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  
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  
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  
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  
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  
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患而不知權  
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

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

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

蘇老泉全集卷之十一  
四  
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

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

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  
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  
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  
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  
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  
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  
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  
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  
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  
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

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  
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  
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  
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  
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  
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  
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  
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  
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  
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

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

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比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差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

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澁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次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

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



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  
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  
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  
爲蛇柰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  
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  
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  
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  
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  
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

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  
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  
傲不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  
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  
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强者退也今  
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  
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  
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  
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  
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

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於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無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

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

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

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知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淺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後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

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

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

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二

宋眉山蘇洵著

權書

權書叙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  
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  
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  
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  
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  
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

蘇老泉全集 卷之二  
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  
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  
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  
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  
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  
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  
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  
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

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  
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  
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  
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  
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  
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  
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登  
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  
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

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



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嶮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携矣嶮阻懼

蹙踈行以紆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聘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矣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速

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  
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  
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  
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  
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  
故猶且矐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  
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  
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  
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  
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  
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  
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  
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  
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  
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  
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  
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

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

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旣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

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

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

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

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百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舩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

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 明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

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爲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遇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

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三

宋眉山蘇洵著

權書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



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

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

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

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  
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  
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  
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  
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  
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  
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  
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  
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  
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

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  
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  
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  
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  
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轅田常於都  
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榮  
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  
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

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  
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  
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  
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  
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  
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  
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  
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  
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  
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  
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  
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  
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  
旣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  
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効也  
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  
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

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  
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  
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  
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  
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  
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  
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  
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  
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

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  
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  
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  
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  
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  
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  
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  
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

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聞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

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

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

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漸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夫喉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郵



蘇老泉全集卷之三  
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  
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  
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  
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  
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  
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  
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稚  
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  
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四

宋眉山蘇洵著

衡論

衡論敘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  
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  
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  
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  
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  
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

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  
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  
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  
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  
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  
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  
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  
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

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  
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  
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  
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  
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  
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  
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  
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  
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  
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

鄴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

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

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胷心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遙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

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

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聖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

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  
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  
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  
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  
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  
繫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  
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  
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  
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

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  
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  
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  
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  
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  
南王供其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  
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  
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弁弊徒  
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

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  
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  
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  
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  
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  
爵之過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  
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  
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  
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  
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  
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  
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  
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  
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  
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  
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  
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  
頑頓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



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復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有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對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

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

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起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其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

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一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

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

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裏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搗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

民雖使盜蹠爲之郡守檇杙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蕃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

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測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徃徃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

極富夥明珠大貝紕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  
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  
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  
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  
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  
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  
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  
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川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  
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  
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

無入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  
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旣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  
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  
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  
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與  
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  
弊車蹙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  
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  
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  
其人而任之它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

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

而不以爲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

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  
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  
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  
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  
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  
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  
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  
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  
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  
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

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  
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  
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  
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  
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  
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  
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  
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  
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  
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

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  
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肖自棄於惡以賈罪戾  
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  
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  
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  
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  
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  
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  
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肖為吏矣况士君子而  
肖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節可用如兩漢亦不

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  
之不可贊忍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  
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  
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  
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  
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  
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  
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  
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四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五

宋眉山蘇洵著

衡論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  
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

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爲吏爲將而爲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

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徃徃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酣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柰何以樸樵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肖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

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侍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

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

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

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縷石

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

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  
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  
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  
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  
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  
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于下此又舉天下  
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  
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  
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

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  
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  
譏津梁不可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  
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  
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  
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  
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  
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  
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  
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

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毫釐

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問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

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阼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耻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

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舉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



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二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

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呼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

屬屬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  
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  
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  
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兵  
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  
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菑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  
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母蠶爲我兵吾衣食  
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母耕母蠶今  
而不我給也然則怨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  
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爾矣

又慢法而自棄以恣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  
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  
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  
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民之  
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  
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  
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  
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  
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  
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

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弃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日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日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未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

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

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眾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

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為兵况諸古則為

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

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歛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

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

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旣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

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  
間有溝四井爲一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  
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  
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  
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  
修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  
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

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  
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廓易  
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  
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  
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  
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  
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  
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  
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  
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

其制度䟽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爲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六

宋眉山蘇洵著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

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卽勞欣然載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

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

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

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

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

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

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覺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

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吐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

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  
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  
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  
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  
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  
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  
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  
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  
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  
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

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  
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  
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  
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  
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  
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  
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  
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

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

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

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  
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  
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  
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  
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  
而禮益以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  
其欲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  
不能也彼既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  
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  
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

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  
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  
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  
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  
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  
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詭  
譎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  
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



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  
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  
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  
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  
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  
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  
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  
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  
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  
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誨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  
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  
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  
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  
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  
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  
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  
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  
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

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如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

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是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

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呀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

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  
矣而不得爲有位者決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  
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  
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  
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  
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  
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  
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  
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  
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  
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  
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  
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  
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  
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  
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

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乎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

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

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感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六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七

宋眉山蘇洵著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

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爲而喪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

礪鍼磨砭乃欲爲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以爲數邪以爲道邪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四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分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

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羸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羸

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羸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贅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



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  
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  
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  
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太冬之爲大夏  
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爲偶  
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  
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  
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  
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  
可以爲鼎者固已明矣况乎加踦與羸而不合乎

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  
一在百以爲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  
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  
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  
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  
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  
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  
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

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爲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

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扚是十用也既扚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

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羸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扚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

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  
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扞天三皆求易之  
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爲是  
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  
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  
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  
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  
而非著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  
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爲不可逆知者也且  
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  
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  
時使夫旦筮者不爲大休則爲大咎而日中夜中  
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  
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  
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畸與其贏加其首  
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  
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

并引

吾旣作太玄論或者讀楊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  
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爲作此例凡雄之法與

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  
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  
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  
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  
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算備矣初牒而得之爲  
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  
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  
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

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爲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  
爲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加者其小別  
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  
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  
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爲配而無所不遇故  
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  
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  
所以爲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爲首之次也故二者

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  
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  
以爲晝或以爲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  
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  
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  
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  
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  
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  
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爲土君象也水火木金  
土四者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

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  
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  
之思內者以爲九天

謂中羨從更時  
廓滅沉成也

###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爲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  
首之次九爲偶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偶  
之一而後得爲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  
則奇首之九贊爲五日而偶首止於四

范注周之  
初一日入

牛六度磬之初  
一日入女二度玄祝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

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







時一

芒種

盛九

八七

六五

四三

二

八七

九七

八六

五四

四三

九八

應一

法九

六五

八七

九七

六五

二

四三

九八

過一

四三

三二

八七

七六

二九

五四

六四

六五

大

竈九

三二

八七

九七

三二

二

四三

六五

文

廓九

九八

五

七六

九八

四二

三廓

六五

星

禮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三二

迷

四三

六五

八七

唐九

九八

五

七六

九八

常

三廓

六五

八

九七

二九

四二

四三

三二

立

度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秋

四三

六五

八七

昆九

三二

至

七六

九八

常

三廓

六五

二

四三

六五

守

三喙

三二

減

四三

八六

七

三喙

二

五

七六

九八

四二

四三

九八

八

九七

二九

五四

七六

六五

聚

三翁

三二

七

九積

二

四

六四

五三

八

四三

五三

五

七六

九八

節

四三

六五

處暑

三州

立秋

翼

星

張

夏至

柳

大暑

鬼

小暑

白露

角

軫

八七 秋分 疑一

視一 氏

晦一 七 六 四 三 云 九 七 六 四 三

霜降

心

窮一 房

九 七 六 四 三 疊 九 七 六 四 三 沈 九 七 六

立冬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五 四 二 止 八 七 五 四 一

九部

七 六 四 三 割 九 七 六 四 三 云 九 七 六 四 三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八 七 五 四 二 窮 一

九 七 六 四 三 疊 九 七 六 四 三 沈 九 七 六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五 四 二 馴 八 七 五 四 二 成 一

三家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大雪

八 七 五 四 二 失 八 七 五 四 二 失 八 七 五 四 二 失

將 九 七 六 四 三 鬪 九 七 六 四 三 鬪 九 七 六 四 三 鬪

小雪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八 七 五 四 二 難 一

九 七 六 四 二 難 一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二 養 八 七 五 四 二 難 一

四 三 勤 九 七 六 四 三 鬪 九 七 六 四 三 鬪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

策

一二三之別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

天不施

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扝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扝再扝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八扝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扝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扝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九而不可以為八九况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扝之後而三三數

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扝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扝三而後成而扝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二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扝也再扝不挂而歸於初扝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扝不挂再扝不挂故歸於初扝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扝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

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時者所筮之時與

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今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

數者首贊奇偶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

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

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

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四八九為緯取三經以爲

且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緯以爲日中筮之一表

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爲日中筮之一表

表二六九是也今夫且筮而過奇首日一從二從

三從是謂大休過偶首日一違二違三違是謂

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過偶首日一違二從三違始

中休終咎遇奇首日則日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

推玄算

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觀始中決從終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

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

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減一

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增贊惟其所

而增之一則增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

一二則增

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  
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  
日有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明日之晝此非一

半也一為奇而二為偶者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  
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八日則是法首日之  
夜增一則奇乃是九之者為贊也九贊減一者為

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半之者為日也二贊為  
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

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百八  
十算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也  
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一行一

度斗振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  
而復於北斗自北而東東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  
而南南而西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如求星之  
法逆而求

也之可而曰不書

曆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

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

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

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

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

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尔夫

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

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

而成暮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所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爲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曆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暮而此五盡也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暮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全集卷第七終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八

宋眉山蘇洵著

洪範論

洪範論敘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竅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

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 洪範上

洪範之原出于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

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

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日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

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爲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



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  
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  
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  
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  
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爲之說故其失寢廣而有五  
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子德歸諸貌極之憂  
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矣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  
福之富歸諸德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  
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  
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

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  
皇之不極則其極旣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  
以何福應之識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  
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  
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  
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摠聖人  
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  
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  
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  
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

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  
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  
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卷  
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釁其失  
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  
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  
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  
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  
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  
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

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  
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  
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  
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旣爾則於  
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  
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  
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  
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  
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

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  
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  
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之又  
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  
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德不宿飲食不享出入  
不節尊民農時又有姦謀

木不

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  
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  
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  
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

言之不從  
是謂不文

厥咎僭

厥罰  
常暘

厥極憂說曰順  
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

視之不明

是謂不哲

厥咎豫

厥罰  
常燠

厥極疾說曰  
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  
飾城郭侵邊

不聰

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  
常寒

厥極貧說曰  
順之其福富

開宗廟  
廢祭祀逆

思之不睿

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  
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  
順之其福考終命

不極

厥咎眊

厥罰  
常陰

厥極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祕處而先儒不白其  
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中之經曰絲墜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  
行一疇耳一日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  
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  
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  
次第五行也以主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  
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  
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

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爲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爲稷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爲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爲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

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爲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

若卜筮之官爲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  
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  
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  
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  
眇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  
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  
矣

###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  
不與二劉之增耗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

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  
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  
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  
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  
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耗與陰不  
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  
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  
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  
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  
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

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其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

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

蘇老泉全集卷之八  
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  
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  
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  
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  
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  
矣胡復多言哉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八





程